



快

乐

小

子

丛

书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李建树 = 著



闹剧仅仅是

“螳螂捕蝉”，

随后的“黄雀”出场了，

一场真正的绑票事件

就这样

拉开了帷幕……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徐德霞 = 主编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李建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李建树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快乐小子丛书)

ISBN 7-5007-4763-2

I. 螳… I. 李… III. 儿童文学-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276 号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快乐小子丛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32 5.25 印张 72 千字 印数 8001-11000 套

6 册 33.875 印张 465 千字

2000 年 9 月河北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7-5007-4763-2/G·3555 6 册定价: 39.00 元

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电话: (010)84037667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关于内容

五年级男孩李更在护送邻居女孩阿细上、下学的途中，与敲诈低年级学生钱财的高年级学生王闹和李闯进行了智斗，并将其二人的丑恶行径在晚报上曝了光。于是招来了一次被王闹和李闯“绑架”的恶作剧。然而这场闹剧仅仅是“螳螂捕蝉”，随后的“黄雀”出场了，一场真正的绑票事件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目 录

1	谁在“掐米”
12	对门家的阿细
19	捡来的朋友
29	反“掐米”行动
39	阿细送来的情报
44	第一次交锋
52	并不是我犯魔怔
59	两个人怎么会有五条腿
70	一石激起三重浪
81	激战之前的平静
86	好运气来啦
93	意外发生了
101	看我妈怎么找儿子
110	螳螂捕蝉
118	黄雀在后
129	孤独的滋味
140	还是这两个小徒弟机灵
146	此时不哭更待何时
151	王闹立了一功
159	谁是小英雄



谁在“掐米”



从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小区到精英小学，要经过一座太平大桥。太平大桥不太平，这好像已成了规律。比如起名叫“光明”的人眼神儿不好；开一个公司叫“大发”，结果非但不发反而倒闭了等等，很有意思的。

不过正因为太平大桥不太平，才让我与我家对门儿的阿细成了“患难兄妹”——我这次要讲的这个故事起源正在这里，不信您往下瞧。

这不，每天早晨 6:30，我家的大门就会被阿细冬冬地敲开。然后，尽管是万分不愿意，我，一个身高一米六，正雄心勃勃地准备一步迈进男子汉行列的精英小学五年级三班第四行政



组组长李更，一手提书包一手拿面包从门内悄没声儿地闪出，说声：“快走！”那阿细也没二话，扭头就噤噤噤地下楼；待她下到楼底一仰脖的工夫，我已经一跳两格地往下跑了。

说真的，我俩几乎同年同月同日生，一直住对门，一起长大，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小学，五年同班又在同一行政组，关系实在不一般，没办法的。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俩手牵手，一边是她妈，另一边是我妈，四人齐步走，从来没闲话。刚上小



2 学那会儿，也是这样走法，好像也没什么不对；谁晓得刚读到四年级，情况就大变，班里同学开始叽叽咕咕。我们走在一起时，就常有外班的小鬼头往我们身上扔纸团，我一回头，他们就扮得一本正经，好像那纸团压根就是外星人发射的；或者是轰的一声跑开去，不是怪模怪样的笑便是聚齐喉咙一起唱：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朋——友！



拉拉手呀一起走呀，
伊是你的好朋友！

要是我们不理，情况还好些，偏偏阿细是个哭包——那哭声就像肉包褶子里面的馅儿，小嘴一歪就漏出来，呜呜呜，呜呜呜，眼泪加鼻涕，一切小姑娘的坏毛病她都有。

我呢，十多岁的人了，哪能受得住这种鸟气？除了当场还击，还有一招更厉害的，那便是上学放学坚决拒绝与阿细同行。

谁知这之后的第三天上学途中，阿细便遭遇“掐米行动组”的袭击，损失惨重。

根据事件发生后我们“对邻双方家长会议”汇总的情况，我简单归纳为如下几点细节：

被“掐”对象：刘细妹（就是阿细啦）。

时间：早晨 6:45 左右。

地点：太平桥中央，瞭望哨内。

损失估算（也就是被掐去的“米”数）：计压岁钱 168 元，零花钱 16 元 7 角（幸好小组让阿细保管的希望工程捐款 360 元钱未放在书包内，否则阿细可就惨啦）。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向你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对邻双方家长会议”的情况。



城里人反正就是这样，虽然同住一个院、一座楼，但关起门来各顾各，比如我家与细妹家，住对邻十几年了，双方有什么事要商量还得靠我们小孩子当联络员。

昨晚我家的大门就是让细妹敲开的。

“李爸，李妈，一会儿我爸我妈请您俩过去喝茶。”细妹像个电视上的礼仪小姐似的伸出右手作邀请姿势，然后身体慢慢、慢慢往左转，一直转到那伸出的左手指向她家的大门，好像我爸我妈是白痴，不知道她家就住在对门。

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妈的表现。一听说对门刘家邀请她去喝茶，马上紧张得脸都红了，第一个反应是疾步进入卫生间，开灯，照镜子，看自己新烫的头发是不是有点乱。然后一遍一遍地问我爸：“怎么样，我穿这件羊毛衫怎么样？死老李，你倒是看看呀！”

那“死老李”——就是我爸，正忙着跟我下棋呢，哪有闲心管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所以只是有口无心地答应着：“行行行，行行行。好好好，好好好……”

这就让我妈很愤怒。她很厉害地说：“不去了，我不去了，你们爷儿俩自己去好了。该我自



己倒霉，瞎了狗眼，嫁给你这种穷光蛋，人家穿金戴银，我呢……”后来大约想到自己骂自己为狗，十分可笑，就又嘻嘻嘻地笑起来，说，“走吧走吧，让人家久等不好，人家刘股长好意请我们喝茶，我们还能摆什么臭架子不成？”

你看，我妈这人就是这样，有时蛮不讲理，火冒三丈；有时又通情达理，天真可爱。

总之，我们很隆重地进入了细妹家的客厅。

那细妹的老爸，就是我妈所称的“刘股长”，果然一表人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一颗巨大的前额，像老南瓜似的凸起着，闪闪发亮；还有镜片后面的金鱼眼，一翻一翻的，也是特有精神。

5

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最大的官就是镇长，镇长下面是科长，科长下面就是股长——照这么说起来，阿细她爸也就够厉害，只可惜他所在的位置不好，据说是文化馆里一个管图书的股长。图书馆买书没钱，还得向人家有钱的老板去讨赞助，怪不得我有时候听阿细的妈妈常常叫他“讨饭股长”。

但在我们面前，“讨饭股长”还是挺神气活



现的，戴金丝边眼镜，着西装，领带夹子夹在脖根底下，也是金光闪闪的，像是在搞什么“品牌展览”。

“李爸李妈，请坐，请喝茶！嗨，能请到你们一家三口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倒底是文化人，说起话来尽是文词儿，直让我爸我妈肃然起敬。只是阿细她妈是个急性子，她一杠子打断她丈夫的话头说：“行啦，别酸文假醋的，对门儿住着，谁还不知道谁呀？咱们还是明人不做暗事，开门就见山得了！那个啥，李更儿，你说你怎么就不跟咱家细妹一起上学了呢？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经济损失不算，听听都能让人吓死。这帮杀千刀的小鬼头，什么时候要落在老娘手里，非毙他三回不可！”

“对邻双方家长会议”就这么隆重地开幕了。显然是刘妈的开场白没说好，如果你当时瞧见我们一家三口的表情，那完全可用这样的四个字来形容：目瞪口呆！

当然，别着急，有刘妈那样的急性子在，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尽管刘妈说得口沫横飞，颠三倒四，其实仔细总结一下，就像我开头列出的表格一样简



单。

关键是——我知道你起急——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没有能够直截了当地列出来。

什么问题呢？

自然是谁都想第一个知道究竟是谁在“掐米”？

顺便说说什么叫“掐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事儿肯定与钱有关。对啦，我们这地方的人，都管钱叫“米”；尤其是大人，出来个个都是有头有脸，挺有身份的，能直接开口问人家“你有多少钱”吗？那不是显得太俗气，太少教养啦？于是稍稍拐了个弯儿，换一种说法，就显得比较平淡，有一点幽默味儿：“你有几粒米？”瞧，味道的确不一样了，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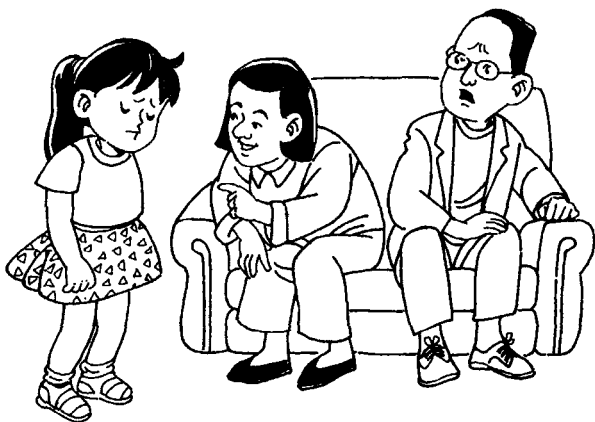
再说那一个“掐”字，也特别生动，我专门查过字典的，不信你也翻翻，最平常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出的，1005页，说：“掐，qiā，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例：一把掐住！”是不是够厉害？假如主人喂了小鸡几粒米，还没下肚，你想把那几粒米抢过来，怎么办？一把掐住它脖子，再一撻，那米就吐出来了。



这回你大约知道所谓的“掐米行动”是件什么样的事了吧？我们小孩子，好不容易从大人手里讨来几个零花钱；或者过年过节的，前辈高兴，给了个小红包，还没来得及花呢，就被“掐米行动组”的人惦记上了，你说可不可恶？

家长当然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知道了这几个小强盗的名字，就可以通知派出所将他们捉拿归案，然后送“少教所”强制劳动改造，然后天下太平。

但是刘细妹却大义凛然地拒绝回答。





哈,如果我将那晚“审问”的场面记录下来,那才叫精彩呢!

比如刘细妹的妈妈发问:“他们是几个人?”

“不知道。”

“男的女的?”

“不知道。”

“大人还是小孩?”

“不知道。”

“可能就是你们学校高年级学生吧?”

“不知道。”

哈哈,这种态度,连一向温文尔雅的刘股长都忍不住发火啦,只见他将茶几轻轻地拍一拍,然后站起来,提提裤子,说:“阿细呀阿细,你你你……你你你……”

还是我爸比较冷静,他让刘股长仍旧坐到沙发上,劝说道:“看样子阿细一定是吓坏了,千万别逼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慢慢来。用老师的话说起来,叫什么循循善诱,对不对?”

我妈也接着发言。在外面,她总是十分维护那个“穷光蛋”丈夫脸面的,所以一开口就语出惊人地称自己丈夫为“先生”,好像她现在正在出席上流社会的一个什么茶话会:“对呀对呀,



还是我家先生说得对，这种事情急不得的。”接着她抿一下头发，像校长做报告似的将矛头对准我，“阿宝，你听着，从明天开始，你必须陪着阿细上学放学，保证她的人身安全。听见啦？”

不好意思，我妈口中所称的“阿宝”就是我。这当中有个来历，最早的时候，我的小名叫阿宝，大名叫李根宝。要细说起来，这个名字起得真叫那个棒！你想，男孩子，既是李家的“根”，自然也成了李家的“宝”，还有个错儿吗？但上学以后，我越寻思越觉得那个名儿土，俗气，什么根呀宝的，都赶上大山沟底下土财主家的小接班人了。所以一直挨到三年级，自己琢磨着就将大名改成了“李更”，并且跟老爸解释说：“这个‘更’，是‘更上一层楼’的‘更’，表示我只要改了名，就会年年有进步。还有，听我们美术老师说，外国有个大画家，他的名字叫高更，你看，是不是够厉害？”我爸他傻乎乎的，听我一说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边啪啪鼓掌一边就立马拿着户口本儿跑派出所，不厌其烦地将我的名字彻底改了过来。

只是这种事情一到妈妈一级的人物手里，往往就要走味变调，比如阿细她妈，叫我时总



要将“更”字儿化,变为“李更儿”,恨不得让我也成了她儿子似的。我妈呢,更神,也不注意内外有别,老是叫我“阿宝”、“阿宝”的,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我是她的宝贝。

真是难为情得很。

算啦算啦,不说也罢。且说刘妈一听我妈这么吩咐,当即眉开眼笑地一步抢过来将我搂到她怀里,说:“太好了太好了,李更儿你可得照你妈说的话去做啊,阿姨会记着你的功劳,过年给你发个大红包,好不好?”

你瞅瞅,这成什么体统?真将我当三岁小毛头啦!我奋力从刘妈的怀里挣脱出来,开门就跑回了家。



对门家的阿细



倒 霉

“天哪！安琪儿，你的冰淇淋里掉进了一只苍蝇！”

“算它倒霉，它会被冻死的！”

这是本人从《少年文艺报》里抄来的一则小幽默。如果我说阿细就像那位回答“算它倒霉”的安琪儿，你一定不信。

那随便你好了，信不信由你，反正以后的日子长着哩。

这不，第二天早晨 6:30，早早儿的，她就来擂我家的大门了。

我说：“谁？”